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奏議

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

哲宗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降此詔自元豐以來衆議不同故太皇太后宣諭宰相呂大防等議以皇帝即位以來未嘗親祀天地行合祭之禮屢有名遂降詔云

勑門下國家郊廟時祀　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元豐三年五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本朝親祠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與禮有所未合乞下詳定官具合更改禮文以聞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禮神宗元豐六年五月九日詔親祠北郊並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用官其俎豆樂縣諸薦之

數史官奉冊盡如親祠未之及行是歲郊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
之享率如舊制元豐六年十一月三日甲辰薦饗于景靈宮齋于太廟四日乙巳朝享七室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宗配始罷合祭天地也朕以寡昧嗣
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祀奠幣上帝裸鬯廟室元祐中罷行明堂之禮而地祇天神久未親祀朕方脩郊見天地
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神宗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以荅並貺之報
仍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俟後躬行方澤之祀則
依元豐六年五月之制即五月九日親祠北郊之制俟郊祀畢依前
降指揮集官詳議親祠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
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圜丘合祭六議元城劉安世著之北郊後序云元祐中詔議北郊典禮蘇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子瞻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子淵頃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即此議是也）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朝饗皆以禮聞奏者臣恭覩 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惟議者欲變 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劉元城議云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陰日分位牲幣樂舞皆從其類）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祀月於

西郊（禮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古者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曰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月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則究殊議天說者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

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猶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賦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耶抑二祭耶是大不然

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傳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說者

曰三望泰山河海此公羊之說或曰淮海岱也此范甯之說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此杜預之說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泰儋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王肅鄭元賈公彥服虔皆曾說及郊祀未必皆得其真且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平帝元始五年莽請天子親合祭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從天南郊則以妣配天地位皆南嚮從之以為不足法劉元城云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獨用王莽不經之說匡切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後漢祭祀志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謹按後漢祭祀志前書有郊祀志後書有祭祀志今諸本多依郊

疑傳寫之誤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即酈道元水經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魏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爲圓丘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祭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郊時有司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遂上表疏且請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時又將親享

北郊曾孰竟廢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加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周禮也謂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礼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冬日至祀昊天于圓丘正月上辛祈穀于圓丘孟夏雩祀于圓丘明堂享帝者一每歲季秋大享于明堂四時迎氣者五立春祀青帝于南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季夏祀黃帝于南郊立秋祀白帝于西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皆以迎氣故此祭地者二夏日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享宗廟者四春禴夏祠秋烝冬嘗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祀也　太祖皇帝　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

先享宗廟並祀天地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奉僖祖配十四日先赴太廟宿齋翌日方饗禮于室自是每親行郊祀前一日朝饗太廟如儀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真宗太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詔以聖祖臨降爰擇地建宮名曰景靈六年正月詳定所請自今後每歲孟饗臘及國家與天地社稷宗廟同奏告即於此宮行禮從之登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車駕至景靈宮薦獻畢詣行朝饗之禮于太廟十九日奉天書升壇合祭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古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

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此即景靈宮）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元豐中曾公肇言夏至祭地先王之所行論者乃謂暑暍之時勢有未便臣竊思之古今雖殊寒暑之於冬夏其為天時一也）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

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推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元豐中議者又謂親祀之歲夏至方丘之祀盛夏不可躬往宜遣冢宰攝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有故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

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皆輦又言先王能以五用奢事所後世以儀衛之暴露爲辱然則省儀衛之盛文以容躬事地祈之穷施之於今宜於不可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

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一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

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元豐中或欲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以賞爲二而分給之劉元城等亦謂郊禋賜予乃五代軍姑息之弊法至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二何所不可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祭天三年一祭地蘇黃門云分別祭之議有欲三年一祭天三年一祀地者是天地均爲六年乃一獲一祭而以地祭天尤爲不順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踈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踈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劉元城北郊後序云合祭分祭之外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

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既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理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元祐中權兵部侍郎杜純請於苑中設望祠位置權火於壇所俟躬祠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奉權火以詔拜）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祀尤與古失唐亦不能如古 本朝 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

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祀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授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　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

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者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康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礼上是其言後韋元成爲丞相議罷郡国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祠廟成帝初即位丞相康衡議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天子從之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竹宮折拔林木十圍以上百餘事見郊祀志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典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

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決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詳議聞奏

請詰難圜丘六議

臣近奏論圜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 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復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

定也今奉　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臣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奏議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君

若崇台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
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
顔復江公著狀奏近准　敕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
禮部狀本部勘會　英宗配享功臣係　神主祔廟後
降　敕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　神宗皇帝神主祔
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
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奏　聖旨依右
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
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國朝贈尚書韓王趙普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配享　太祖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贈侍中石熙載贈中書令潘美配享　太宗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太師中書令王旦贈中書令李繼隆配享　真宗贈尚書令王曾贈尚書令呂夷簡贈侍中曹瑋配享

仁宗贈尚書韓琦贈太師中書令曾公亮配享英宗歷選勲德實難其人 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發君之志雖没不忘以配享 神宗皇帝廟庭實為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此奏既上詔旨恭依至紹聖初乃更以王安石配享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諸執事赴都堂給札偖具時政闕失司封員外郎趙鼎言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源實出於王安石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廷後用冨弼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先是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罷提舉官依舊常平法 上從之既而青苗斂散之法行之如初於是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殿察御史上官均交疏爭之十數不報遂合臺奏論之西省亦連名同上

三省乃進呈司馬光前所上章云今欲請降指揮下諸路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詔如光請行下而中書舍人蘇軾不肯書行遂上此奏會光疾間起視事亦請罷之　上感悟遂即日行光奏焉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黄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户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

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户情願亦
不得抑配一遵　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
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斂貨收利息勾集抑配督
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
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斛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
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
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
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
者右臣伏見熙寧已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
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
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

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二聖謂太皇太后及哲宗也）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給散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熙寧三年八月從朱紹之吏人重祿行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

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
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竊深惜者
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
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
以散及一半爲額與元豐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
指揮猶許人户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
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
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
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貫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
爲帑廪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
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
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臧

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在古之通議民不以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蕭望之傳西羌反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之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　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雖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

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
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救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
不細所有上件録黄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
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
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
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
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
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

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旣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元祐七年七月辛酉司馬光言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然人材各有所能雖皐夔稷契止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乞設十科舉士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疑獄應侍從以上歲舉三人從之）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巳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巳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

略舉若干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聽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 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遡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 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 墓誌云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厭

益厭兵而賊益困弊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
疏曰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爭勝負
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　仁又於
宗從之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
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
陳其害記聞云上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
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又墓誌云知陳州時置條例司行新法聚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擾論
其害皆危言深語
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
數　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
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
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
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
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元祐元年四月壬寅文彥博落致仕以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先是司馬光入爲門下侍郎首薦彥博大右難之給事中范純仁亦勸　上召致之　上問洸

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上是光言詔彥博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鎮亦復用元祐二年七月丁丑詔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范鎮遷銀青光祿大夫仍前職致仕先是熙寧中鎮以言不行請致仕疏五上最後力詆王安石安石怒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哲宗即位時幾八十矣韓維言其首開建儲之議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詔赴闕尋落致仕除侍讀提舉太乙宮鎮辭竟不起天下益高之改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遂有是命

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必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　先朝之語（元祐四年軾草召試館職策題其間有云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則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因摘軾語以爲誹謗）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　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　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　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

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
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文

是時呂陶爲右司諫不平光庭攻軾乃亦上疏攻光庭而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則相與助光庭之正軾張右司諫王覿獨曷上分別言之知臨齊陀范純仁亦一斷上宜兩置之不謂上以其言俱是一黨再下詔兩平之且令軾堯俞巖叟光庭各視事軾旣親事乃後奏疏自言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
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
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
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
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

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　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諭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　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譏及　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列子說符篇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韓子以鈇爲斧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史記甘茂傳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

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家語在厄篇孔子厄於陳蔡子貢告糴於野人顏回仲由炊之於壤屋之下有埃墨墮甑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不悅以為竊食遂告孔子子曰其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　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　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

臣受睃眛之誘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 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濟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 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 聖問大抵皆勸 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

行也及事　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
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
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
觀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
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　神宗勵
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
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
言者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
先朝之人所非不過　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
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
宰相臺諫之流欲　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

行　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　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

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張說傳云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議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人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耳　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

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全三千萬貫石而推行 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太半優裕

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光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詳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之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次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

同是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
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
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
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
與執政屢爭之以謂　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
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
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
之臣豈謗議　先朝者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
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　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
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
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

激切戰恐之至取　進止

乞録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十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

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元祐元年閏二月庚戌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復舊官先是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是時俠監安上門因繪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其辭譏切遂坐流竄至是右司諫蘇轍言之朝奏入詔俠放逐便除落罪名令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其後俠逾年不調翰林學士軾與孫覺等又上此奏事見鄭俠介夫言行録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　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力致富貴而安

國挺然不顧不獨納忠于　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
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
綰舒亶之徒醞釀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　先帝仁
聖上加寬逐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官滿至京師　上召上熙問以國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熙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後事連鄭俠舒亶等深治之獄成追安國告身放歸田里事見祀聞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
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
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
退之義朝廷若不以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
而不返若遂先朝露則有識必爲　朝廷興失士之歎
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

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　聖慈召斿赴闕及考察斿行實與㑹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大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

領鬼章等相欲以明日稱賀元祐二年八月游師雄以种誼入洮州擒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斷下詔告裕陵初王師下熙河獨董氈尚存退保青唐董氈者唃廝囉之子唃廝囉乃吐蕃遺種其族最盛朝廷封為西平王用為藩籬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王韶遂開熙河惟董氈獷蹉悍其首領鬼章[illegible]殺景思立王寧頗自務大　神宗令李憲厚賞圖之十年不得　上即位務安靜鬼章遂有窺故土之意與夏國相結約分其地遂引兵攻河州城洮州又遣瀉馬候界以結屬羌為內應獨誼得具情上之詔師雄等許以便宜從事師雄議與誼同誼結鬼章部下瓜熈淳什南陵問其勤靜會遣人來報鬼章張洮州分屯單馬戕步重夏人屯通速將卒鬼章入淹涯以告師雄師雄與暱河經略刘弄邦議乃以賊河通遂淒淡軍馬分两道以十七日進綏遣熄巷姚兇將毗河軍馬廻備朱战斷黄河飛橋淩青唐之衆不得要涯以本州兵合通邊番淡坻奇龍谷至邪金川賊迎戰軍鋒擊走之十九日追奔手兆雱入城非守曾大太霧誼規哉衆城霧零城巳珴鬼章求佛寺拱卡就拱併捷其首領七入餘降抵之奏聞僉議羅朝揃賀知制誥蘇軾以為賀太速上疏諫止之不聽

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河

里骨巢穴初邈川首領武威郡王董氈以阿里骨為相阿里骨本于闐人度偕幸于董氈之妻至是董氈死其妻矯命以阿里骨當後子而篡其位若更待三五日聞以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翌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人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棊不輟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安亦非矯情謝安傳云安兄子元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時舜卿權熙河經略使）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削阿里骨官爵續又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慶曆八年元昊死諒祚立諒祚死秉常立秉常為母黨梁氏所篡故元豐以來指梁擅兵則乞逋者乃其族類也）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斯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歷情忍垢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用朝廷以為必不

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若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與國戒懼我師深入茍無它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脅勢未能動而心牟欽氊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討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氊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趙純忠乃蕃官朝廷以其諜情可任嘗欲以洮兵擁純忠入其國而立之後不果事見蘇氏談訓）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從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

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高紀張良陳平諫漢王曰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初夏人之入寇也行半道聞鬼章被擒遂遷延擁衆戎屯所得數日即遁去公意其且必請和修貢上疏請辨之）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

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　用兵累年雖中國靡然憂人困折亦幾於亡橫
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
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
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
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
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直疋五六千民大
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
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
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
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
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

商議所擭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
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
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
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
匿喪不發踰年㡳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
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詰問鬼章等以阿
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
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
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
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左傳云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則吾分其恩禮各以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
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事以省事爲安因其

妄請便授節鉞（元祐元年正月丁丑詔以阿里骨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諒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初 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圖葭）

靈王寨指宗即位要囯纏遣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又
胥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於
是諭難紛然遂降詔除中国及西蕃舊
地外狀送到陷沒人口委边臣給賜。捐狂之後求無
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救勵戰守
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
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
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
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
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无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
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
之安必起无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
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
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

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侵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元年二年七月西賊寇涇原環慶總管擊邸之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檀弓子游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出老子上卷夫直情而徑行

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遷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安危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亟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　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熙寧五年十月丙午以王韶收復鎮洮軍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為一路韶又城武勝賜名鎮洮軍六年四月乙亥詔城河州賜名寧河韶又破木征收復宕疊洮三州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強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

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事見上注）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事見唐史地里志）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　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韓信傳云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然朝廷全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

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負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孫子九地篇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易明交通變云同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

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臨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若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踰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衣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吳太史慈傳云慈嘗與揚州刺史劉繇偵視輕重決與一騎遇孫策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鬭而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與繇俱奔豫章大爲小越所

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辭其溥命爲門下督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愬本傳云李祐吳元濟健將也愬用誠既擒祐諸將請殺之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爲六院兵馬使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會大雨雪襲破蔡州城縛元濟檻送京師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深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燠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 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 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聞見錄云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不能無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雇役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尽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

願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　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　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

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若其
貴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
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
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
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
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　聖
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
中只作　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
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

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
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
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
時引見　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
長貳有所欲言及與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
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
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
苟而已臣伏見　陛下嗣歲已來惟執政日得上
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
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

若此十餘人若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　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若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張敞封事云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恭惟　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　聖

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 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謹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謹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謹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 祖宗已來用刑至謹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

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
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 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謹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 聞見錄云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閔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遂爲定制 皆非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
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

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
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
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二十餘人文
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
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
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
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甄取人不行小恵以
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
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亮本傳注云金城郭沖說條亮五事其一曰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々加則知榮々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宣公奏議欽奉宣聖旨自發詳用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今擬各與散試官許與同奏大略云緩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遽鐵散酬官恐非令典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　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

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
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
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
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
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
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
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
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倘來
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 聖意必謂改元之初
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若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
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
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怪當使誰任其

夏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

施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奏議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幷天下首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韓趙魏瓜分晉國故謂之三晉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事見史記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帝紀云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又云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懼誅與賓客亡入海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幷天下本紀更始二年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寇恂吳漢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敵袁紹有官渡之敗二子譚尚皆爲魏武所滅既得河北然後呂布馬超張魯之屬以次平定繼吳蜀之強亦爲鼎峙事見魏志宋武帝以英偉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幷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窆翁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杜牧罪言云宋武號英雖得蜀得關中盡有河

南地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寓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故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亦見罪言自唐天寶以後姦臣潛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藩鎮傳敘云安史乱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萌孽以成乱根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五代史本傳正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梁末帝以魏於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軍將張彥遂作亂乃迫德倫軍遣牙將曹廷隱率兵迎莊宗莊宗入魏梁因以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五代史周太祖本紀太祖姓郭名威乾祐三年爲鄴都留守漢隱帝已殺史洪肇等密詔殺威威遂舉兵渡河隱帝敗弒威入京師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即皇帝位國號周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

陛下即位

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　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嘗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蓼莪詩云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脣亡則齒寒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諫虞公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齎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勝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貸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

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
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弃市均是
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
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　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
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
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
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
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
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
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

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
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户必至逃移尋常
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
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
共見有耳者共聞决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
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
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
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
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
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
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
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

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
僚上章輒欲禁椎頗動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
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
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
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
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
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
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鋤盜賊舊時
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
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
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
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
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
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
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
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
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塡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
十日內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
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
降敕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榜鄉村人
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

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叟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費亦廣推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

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户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税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從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户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

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
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憫獨使從輕同黨之中
獨不免死其災傷糶糴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
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
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
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
貽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
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
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
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
長吏相度情理輕重以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
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

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
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
必爲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
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
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 陛下深察此
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
中蔡齊知密州（名臣傳云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從家萊州眞宗朝齊進士爲第一仁宗朝入翰苑出知河南後徙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 先
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
齊而 陛下聖明度越堯禹不能行此小事有愧 先
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 聖慈察其區區之

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徐州上　皇帝書

元豐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罄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

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史記項羽本紀云項王既分王諸將相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勢之國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云瓴盛水瓶建居偃反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彭城有戲馬臺乃項羽所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

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
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
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帝大出兵伐魏十月乙丑魏太武陵河南百万衆軍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用沛郡太守張暢計堅守太武攻之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事見南北史

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逐帥於徐朝廷亦不能討督少

號驕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叛欲害洧淮遂以徐州歸朝延以智興為其將劫之攻徐智自是大破賊發湖方帥張以功累五千人納十三年正月詔以智興為徐州刺史以劫于諸道兵討李師道於是帥兵擊破三千賊於徐長抗衆納元和十三年叛亂師節度使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十四年詔會兵討李師道智興以其兵一萬大破之於河陰王廷湊叛詔以智興為行營副使以所部兵二千人赴之智興久在行間具勞且休兵留戍之兵討之於外亦斬甲而還城以本兵閉門而歸軍中異已者十餘人逐刺史入殺作亂事聞朝廷以盜有騎兵然後遣使諭旨偕與兵鐵院槽粟豐耕農商州刺史崔洪等七年朝延掠以兵

力不能捕戍校督與徐州刺史見晉史列傳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周亞夫傳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産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户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所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三國志呂布傳云劉備東擊袁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先主傳云徐州牧陶謙篤疾謂別駕麋竺曰非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北海孔融皆勸先主遂領徐州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事見家語）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衛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治户皆悦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敝熙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比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

求其盜多出逃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官修軍政上下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亂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錢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

閱所其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事見前漢本傳）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

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謹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首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

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如貢禹以明經絜行著聞召為博士之類）考行察廉以次遷補（如張敞為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之類）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如魏相自何南太守入為大司農御史大夫卒代韋賢為丞相之類）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前漢黃霸淮陽夏人入穀沈黎郡補左馮

周二百石卒史後代邴吉為丞相薛宣東海郯人少為廷尉書佐後代張禹為丞相朱邑廬江舒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後至大司農丙吉魯國人為魯獄史後代魏相為丞相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高仙芝本高麗人勇決果敢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元宗勑仙芝討之領兵深入卒平勃律王天宝中進封密雲郡公封常倩少孤貧將軍高仙之為都知兵馬使每出筆娑隸從三十餘人常清悅然拔牒頭預一廉仙之見決統鎮不討固籍之補為廉會達奚部叛仙芝破之常請邵作遣書元不周乘仙芝大鷲異之授疊州判官天宝六年充茁安判官每出征討輒以為留後十三載充河西節度副使李光弼少從戎羅數有大略天宝初累遷安北都護府叔方都冀猴安祿山反郭子儀薦之累戰功封涼淮郡王為中與幕一來與少尚名節度使有大志天宝十一載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安祿山反

戍潁州太守賊攻之前後殺敵頗衆咸呼瑱爲來嚼鐵
後至開府儀同三司李抱玉少長西州沉毅有謀乾元
初太尉李光弼引爲偏裨屢建勲績由是知名後至司
空段秀實沉厚有斷李嗣業荔非元禮皆以爲判官又
爲白孝德都虞侯馬璘行軍
司馬後以笏擊朱泚遇害

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録之以今之衙前而課之鎭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

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僥倖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国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山濤傳云平吳之後武帝詔天下罷兵役州郡悉去兵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与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与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国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今臣於興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以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

威罪在不赦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

奏右臣切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 國朝以來嘗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駞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秀水錄云登州城在赤山下海踰中赤山高峻謂之思卿嶺流人語地城北夫海繞三四里岸有小山下臨嶽空洞穴上契瀏名蓬萊北望五山北列中曰沙門县雨傍曰大竹小於等島去城六十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山曰駝基島每歲辦魚趙接一貞領千兵往四月一日往戍八月阿乃屏以此亦与凡虜酌州界相近故也方守戍時駐基日季平安火沙門县熏之城內最角門又熏之

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

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識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戍登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登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宜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澄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暇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

伏乞　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吃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

商賈不來塩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
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
二年間苐爲糞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
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
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
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
竈户賣與百姓官收塩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
害施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三